



驚險戰鬥小說

六號戰役

埃·哈里塔諾維奇 著
格·米哈伊洛夫 譯

北京大眾出版社

目 錄

序幕.....	(1)
第一章 深夜跳傘.....	(4)
第二章 卡契凱先生.....	(10)
第三章 羅戈夫.....	(28)
第四章 節外生枝.....	(47)
第五章 心懷仇恨的人.....	(70)
第六章 六号战役.....	(92)
尾声.....	(105)



序 幕

蜂音器突然響了起來。指示燈亮了：莫斯科要求收報。

土窖裏馬上寂靜下來。馬合烟的灰色烟霧越來越濃，一層層繚繞在空中——這是政委切爾諾皮亞托夫在吸着他那巨大的烟斗；游擊隊隊長普齊曾是一個生着漂亮的連鬚鬍子的人，他伸長脖子諦聽電鍵勻調的答答聲。游擊隊女報務員薇拉的手裏拿着筆記本和鉛筆，她在準備接收從遙遠的莫斯科，從萬人仰望的首都傳來的珍貴的詞句。

土窖外面的天氣很壞。暴風雪如烟似霧地開始瀰漫，轉瞬之間就已經使人無法辨認天在何處地在何方了：大雪紛飛，猛烈的白旋風在林間曠地上奔馳。它們撞到樹木上，破碎了，落下了，像冰凍了的水沫，四散濺開。

這好像是神話中的勇士們在角鬥，他們互相摔倒了，然後爬起來又繼續交鋒。現在正是如此：不論是白天，也不管

是黑夜，大地上天氣陰霾，狂風怒吼，風捲着雪花盤旋，它捉住樹林，不知道要把它拖到哪裏去。

樹木彎下身去，發出呻吟的聲音。

但在这土窖裏却是很平靜的，甚至可以說是很舒適的；小油燈發出幽暗的光輝，把奇形怪狀的影子投在四壁、頂棚和地面上；無線電台的電鍵很有節奏地拍打着，蜂音器發出細微而平靜的聲音。

當最後一個字譯出來時，普齊曾就唸道：

“今為進行六號戰役，特派蘇軍軍官一名，前往你隊駐地，該軍官秘密代號為‘草原同志’，此代號亦為你隊的暗號。在全部戰役期間，你隊由‘草原同志’統一指揮。

該軍官到達時期及今後一切指示，將使用一七·二的波長。”

“六號戰役？”普齊曾莫名其妙地說，“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又派一個‘草原同志’到我們這裏來呢？”

“如果莫斯科認為需要說明的話，那她現在就這樣作了。”政委切爾諾皮亞托夫一邊吸着煙斗一邊回答說，“因此，費道爾·庫茲米奇，你聽到這些就應該滿足啦，還是忍耐一下吧。我們很快就會知道的……”然後他又轉向女報務員說：“你呢，小薇拉，暫時不要離開機子，只要莫斯科又叫我們收報，你就馬上來找我或費道爾·庫茲米奇……”

他站起來，磕掉煙灰，把头上的帶耳兔皮帽往下拉一拉，說：

“正如俗話所說，現在天機尚未洩漏。走吧，隊長，咱們查哨去……要不然，就像草原居民所說的那樣，這麼大的風雪，会把咱們沒長翅膀的崗哨送上天去的。”

“草原居民……草原……由他來統一指揮，”普齊曾一面

把短皮襖的皮帶緊了緊，一面很不滿意地嘮叨着，“哼，見他的鬼！”

政委和隊長從土窖中走了出去。暴風雪在林間曠地上飛舞着。眼前什麼也沒有，只是狂風、寒流和刺人的雪片始終不停地活動。

樹木彎下身去，發出呻吟的聲音。

他們兩個人從這個堅實的、冰冷的屏障中，半彎着身子前進，就像在後面拖着滿載重物的雪橇一般。

愛鬧的暴風雪在周圍飛舞。

“站住！什麼人？”從那發出轟隆聲音的朦朧的煙霧中，突然傳來一聲吆喝。

第一章 深夜跳傘

一

烟霧開始消散。羅戈夫少校看了看下方。真的，暴風雪已經停止了。只有接近地面的地方彷彿仍然有霧氣瀰漫，而在空中，只有幾絲白霧像蓬鬆的亂髮一般纏繞到運輸機的翅膀上。

天氣很不錯。濃霧可以掩蔽空降隊員，使他們逃過敵人狡黠銳利的目光。

但是天氣也有它的缺點。因為有霧，空降隊員就難以迅速會聚，變成一個統一的戰鬥隊伍。

有好处也有壞處。羅戈夫不由自主地浮出一絲微笑，他想：這就是戰爭的辯證法！

他向那坐在機艙裏的十名空降隊員掃了一眼。在另外一架飛機上，還有十個人；那架飛機就在近旁飛行。

只在一小時前，他們從前線機場出發，飛向敵人的後方。

羅戈夫的目光掠過战友們的每一個面孔。這個是奧斯塔普·克拉甫邱克中尉——一個健壯魁梧的烏克蘭人，戰爭前，他在文尼察省的一個農業機器站任拖拉機工作隊隊長。克拉甫邱克蓄了一撮蓬鬆的“山羊鬍子”，他自己覺得現在很像一個與他同名的人物——果戈里所著中篇小說“塔拉斯·布爾巴”中的查坡洛什人奧斯塔普。

這個是莫斯科人安得列·澤林曹夫——空降隊的無線電

報務員，一個体格端正的青年，大學數學系三年級學生，他是自己志願到前線來的。坐在他身旁的是他的莫逆之交桑得洛·卡巴里則，一個生着靈活的黑眼珠、蓄有修得很齊的短髮的青年。卡巴里則是明格列里人，戰前不久在梯比里斯農業技術學校畢了業。

在卡巴里則對面，即飛機的另一側，坐着伏爾加流域的人費加·卡姆涅夫，他的身材不高，可是很健壯，同志們常常開玩笑地講到他：“卡姆涅夫能從石頭裏擠出一公升水來。”^①

真的，費加·卡姆涅夫不必特別用力，就能夠用手把鋼軸弄彎；有一回衝鋒的時候，他一拳打到德國鬼子的太陽穴上，就把那個鬼子打死了。

這兒有斯徒平金、莫克列曹夫、蕭洛霍夫、金列斯特……；在另一架運輸機上還有十名戰友，他們同樣是被牢不可破的友情和對祖國無限的愛緊緊地團結在一起的。

第二十一名便是羅戈夫少校本人，他是這支飛往敵後的空降隊的隊長。

他們都是聽到祖國的第一聲號召後，從各地前來的——有的來自查坡列里和格魯吉亞的青山；有的來自坡列西和黑龍江岸的密林；有些人不久以前還在呼吸烏克蘭草原像蜜一般的芳香，又有些人卻來自卡列里酷寒而險峻的懸崖；這兒有黑海沿岸地區和中亞乾旱沙漠的住戶，也有天山山麓和波羅的海平原上的居民。

二

昨天，在這二十個空降隊員之中，還沒有一個人能料到，

① 卡姆涅夫 (Камнев) 與俄文石頭 (Камень) 發音近似。

再過幾小時，他們就要深入敵後進行危險而又複雜的戰鬥行動。但是，現在所有的人都已了解：他們在機艙裏只能停留幾分鐘了。

然後……然後就是深夜跳傘，跳進那漫天的冷霧中。在那裏，也就是在下面，每個人將會遭遇到什麼呢？著陸之後，立即就會感到茫然的。

但是，大家都清楚這一點：在那裏，每個人必須立即能夠獨立行動，必須具有最大的堅韌精神，必須極端英勇果敢。

羅戈夫看了看錶。差三分兩點。

飛機摩托勻調而有節奏地吼叫着，一片片的煙霧不時從機翼旁邊掠過。透過機窗，在蒼茫的霧海裏，可以模模糊糊地辨認出第二架運輸機，那架飛機上載着霍赫洛夫中士所指揮的另外十名空降隊員。

但是，羅戈夫終於從摩托勻調的吼聲中分辨出來另外的音調，他了解到：飛機正在作弧線飛行，開始下降了。他沒有弄錯。過了幾秒鐘，便聽到領航員的聲音：

“我們在盤旋。五分鐘後，飛機就要離開此地……”

“高度是多少？”羅戈夫問道，他感到嘴裏發乾，這是由於激動的緣故。

“九百五十公尺。”領航員回答說。

羅戈夫知道，飛機為了降低到五百至六百公尺，一定要迎風飛一個大弧線，——這是空投傘兵的條件。

這時他又聽到領航員的聲音：

“高度六百公尺。第二架飛機已開始空投……”

少校轉過身來面對着空降隊員，再度凝視他們，打量他們。他們都穿着暖和的皮襖，胸前和背後都帶着武器和降落

傘，看起來很不靈敏，而且似乎有些臃腫。

最後，發出了這樣的命令：

“各人把手伸進橡皮套，抓住拉環！”

每個空降隊員都執行了命令，他們把右手伸進連結拉環的橡皮套裏。這樣一來，手就跟拉環“結合起來”了。這可以避免在跳傘後不能馬上找到拉環的危險。在如此的低空中，一秒鐘的遲緩都是絕不容許的。

“克拉甫邱克中尉，跟我來！”少校又發出命令，然後向艙門走去。

九名空降隊員在克拉甫邱克的背後排成一列，等候最後的命令。

“克拉甫邱克中尉，”羅戈夫低聲說，“在戰鬥中，什麼事情都會發生的……所以，如果我出了什麼事情，便由您指揮本隊……着陸後立即把大家集合起來，趕緊離開，免得在空投地點遭遇敵人……澤林曹夫，您要即刻同我們指揮部聯系，報告本隊在一五七·二高地一帶着陸。然後，您就同普同志的游擊隊司令部取得聯系，我們現在就要同這支游擊隊共同行動了，同時，在判定方位後，把空降隊着陸地點的座標通知他們……暗號和口令您都知道，好啦，同志們……”

空投傘兵只能用幾秒鐘的時間。這是為了使傘兵着陸後不致太分散，而且用很少時間就可以集成一個戰鬥單位。

出現了一陣短促而肅穆的寂靜，在空投之前經常是如此的。空降隊員像列隊一般站在那裏，等候着最後的命令。

當號笛響起來的時候，每個人的身上都不由得震顫了一下（羅戈夫從自己身體在剎那間的輕微顫動了解到這點）——這是規定的信號：“準備。”

羅戈夫打開艙門。一股刺骨的寒氣像鞭子一樣抽到臉上。

“離開飛機時，請不要遲延……當你們剛剛感到自己是在空中，要立刻把降落傘拉開。”羅戈夫發出了最後的指示。

在這一剎那間，号笛發出了短促、斷續的聲音：跳傘！

“跳啦！”羅戈夫斷斷續續地命令道，於是，克拉甫邱克中尉向前邁了一步，立即墜入那蒼茫冰冷的空間。

“快！快！”少校催促着，空降隊員們一個跟着一個地投入寒霧之中，就像掉在深淵裏一樣。

最後，羅戈夫把最末一個戰士輕輕推了一把，自己就向前邁了一步，走到艙門旁邊，但是，這時發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他並沒有墜入那冰冷的令人窒息的深淵，而是出人意外地停在飛機的另一側。他被一種極大的力量摔在那裏，以致使他的頭撞到長橈角上，他感覺有點暈眩。就在這一剎那間，他看見艙門急速地上升，從機艙門中突然看到耀眼的金光，同時傳來刺耳的接連不斷的噼啪聲。

“飛機側身了。”他的頭腦中剛閃過這樣一個念頭，接着就又浮現出另一個念頭，“快點跳下去！”

羅戈夫連忙站起來。當飛機再度放平時，少校就急速衝向艙門，跳了下去。

但是，又發生了另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他還沒有來得及扯拉環，就感覺到降落傘張開後的猛烈而又熟悉的震動。

“活見鬼！也許它自動地開了嗎？”羅戈夫想道，同時往上方看了看。

真是怪事：他沒有看見傘頂，却看見飛機在他的頭頂上空，原來他的降落傘吊索掛到飛機的安定翼上了。

空降隊員們在下方很平穩地降落着：在蒼茫的空間隱約可以看到他們的輪廓。

毫無疑問：羅戈夫的降落傘是掛到飛機的安定翼上了。

少校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故，附近便发出了刺耳的噼啪声，枪弹或炮弹发光的弹道向飞机扑来。显然这架运输机是被敌人的驱逐机发现了。

但是，他对同志们命运的担心压倒了对个人危险的考虑——法西斯驾驶员向飞机打了幾排枪之后，可能向下方衝去，掃射正在着陸的空降隊員。

“他們能不能在‘密歇爾’^①發現他們並開始掃射之前着陸呢？”——現在這是最主要的問題。

因此，羅戈夫就往下瞧，而不是往上看。

空降隊員已經看不見了。

有一架“密歇爾”在旁邊轟鳴，看起來，它是準備對我機再作一次攻擊。

羅戈夫輕鬆地吁了一口氣。

現在，他可以冷靜地估量一下自己的情勢了。但是，當少校向上看了一眼之後，他就感覺到好像背上澆了一盆冷水：飛機右發動機下面冒出了熊熊的火焰。

“畢竟起火了，狗東西，”羅戈夫喃喃地說，“嘿，現在好像全完啦，羅戈夫少校……你可以跟生命告別了……”

情況也確是如此。羅戈夫少校的生命正在千鈞一髮之際：起火的飛機隨時都可能爆炸，而切斷降落傘的吊索却是極為困難的事情。另外還有一種危險，也許是最嚴重的危險：“密歇爾”已經準備進行第二次攻擊，它的子彈就可能把羅戈夫穿透。

他已經聽到敵機在頭頂上的吼叫声。

“得，完蛋啦！”羅戈夫心裏想道。

① 德國飛機名。

第二章 卡契凱先生

一

庫爾特·阿滅吉·封^①·卡契凱上校是德寇在蘇霍夫市的警備司令官，這個人又高又瘦，鼻子很長，兩隻小小的黑眼睛擠在一起，活像黃鼠狼的眼睛。這兩隻眼睛在窄而深的眼眶裏骨碌碌地轉個不停，對任何東西也不注視很久。

他是一個臭名昭彰、兇惡可怕的傢伙。附近的居民們給他起了個綽號，叫做黃鼠狼——這一方面是因為他生着一對擠在一起的骨碌碌亂轉的眼睛；另一方面是因為他的頭上生着發紅的、好像塗油的獸毛一樣的头髮，那頭髮的顏色與黃鼠狼的顏色相似；同時也因為他的一切舉動都和這種殘暴的野獸一樣：他經常悄悄地、突如其來地進行襲擊，足跡所至，必然留下鮮血和死亡。

庫爾特·阿滅吉·封·卡契凱在他的朋輩中間說，從前，他的祖先跟伊凡雷帝的軍隊作過戰，被打垮了。現在，他這個里汪武士^②的子孫，到了清算一切舊賬的時候了。他要把俄羅斯族斬盡殺絕，只留下那些將來在他的領地的田野中，也就是在烏克蘭和頓河地區某塊最肥沃的土地上，作苦工的人們。

這天一早，卡契凱上校就坐到他那畫有浸染橡木花紋的

① 德國貴族常在自己的姓前冠一“封”字，以示自己出身貴族。

② 一一九〇年在德國創立的一種武士團組織。

大寫字台跟前，骨碌碌的眼睛沿着地圖上的各個方向轉動着。他正在計劃又一次侵犯“火星—6”方格地區的游擊隊。

上校的面前鋪着一張地圖，地圖上整整齊齊地畫着一些同樣大小的方格。每一個方格都有一個天文的或動物的名稱，如：“木星—2”，“月球—4”，“土星—10”，“虎—1”，“狼—3”，“豹—8”，等等。

在這一大大片游擊隊活動地區上所畫的方格的名稱，都是卡契凱上校自己想出來的，他對於這些响亮的、莫名其妙的名稱極端感到自豪。

封·卡契凱正在一心一意地描畫從蘇霍夫市戳入“火星—6”方格的粗箭頭，突然，他的副官古戈·瓦里特很匆忙地闖進了辦公室，這使他非常惱怒。

但是，當他那雙骨碌碌的眼睛停留到副官的激動的臉上之後，他就明白了：一定是發生了非常重大的事情。

這時候，古戈·瓦里特把皮鞋後跟碰得嘎嘎作响，掠一掠他那稀疏的、斑白的、向兩邊平分的頭髮（頭頂是禿的），就走到警備司令官的桌子跟前，用尖聲尖氣的男高音報告道：

“上校大人，據兵團司令部通知，俄國人用三架運輸機在‘土星—10’，‘狼—3’方格地帶，空投了一大隊傘兵。”

他一邊說着，一邊把無線電報遞給上校。

庫爾特·阿滅吉·封·卡契凱忍住了幾乎脫口而出的一聲驚呼，就默不作聲地用兩隻眼睛在地圖上溜來溜去，找尋這幾個方格。

古戈·瓦里特朝着桌子俯過身去，很急促地說：

“斗胆向您報告，上校大人，就在這兒……”

他用長長的圓錐形指甲的小拇指指着地圖。

封·卡契凱的眼睛停留到副官的小拇指上，然後把頭抬

起來，很驚慌地說：

“可是，這離我們只有十至十二公里了啊？！”

“是，上校大人……只有十公里。”瓦里特碰一下皮鞋後跟，這樣証實道。

“他媽的，中尉，”卡契凱嘟囔着，“情況很嚴重……”

“斗胆向您報告，上校大人，情況的確很嚴重，所以吉茨少將閣下認為必須立即給我們警備隊補充兩營黨衛軍，他並且命令您，上校大人，要加強汽油庫的守衛。依照少將閣下的看法，俄國傘兵前來的目的，就是要破壞我們供給在东線這一地段作戰的整個兵團燃料的汽油庫。”

古戈·瓦里特舔了舔發乾的嘴唇，匆忙地繼續說：

“少將閣下在剛剛發來的電報中，要求您，上校大人，採取緊急措施殲滅俄國傘兵，並且在三天以後，報告戰鬥勝利的情況……上校大人。”

“三天，”卡契凱很不滿意，“可是，中尉，少將閣下怎麼知道在‘土星一狼’這些方格裏有傘兵降落呢？”

“根據飛行員克拉烏傑的報告，上校大人，克拉烏傑昨夜在上述方格地區作空中巡邏，發現了三架俄國運輸機，他立即投入戰鬥，使一架運輸機起了火，它像一個大火團似地栽下去了。這架運輸機上沒有一個人得救。他把第二架也打傷了，但是，第三架卻把傘兵投了下來，幾乎一點兒也沒有受到阻礙。所以，根據克拉烏傑的意見，至少有五十個俄國人着了陸。”

“把這個數字增加一倍吧，中尉，”卡契凱臉上帶着惡毒的微笑說，“飛行員克拉烏傑為了邀功取賞，一定把敌人的損失誇大了……我懷疑，”上校向副官瞥了一眼，“中尉，我懷疑飛行員克拉烏傑是否真的擊落了一架俄國飛機。所以，瓦里特，

我們要認為俄國傘兵已經全部順利着陸，這是不會錯的。”

他沉默了一會，兩眼繼續在地圖上溜來溜去，時而瞥一下無線電報，然後又說：

“首先我們應該判定傘兵目前在什麼地方，數量有多少。你派齊里雅克去辦這件事……他媽的，上次他沒有能夠消滅游擊隊，這回必須叫他戴罪立功。齊里雅克只有很成功地殲滅俄國傘兵，才能夠使他再得到我的賞識……否則，就要他的狗命，瓦里特……聽見啦？我說：要他的狗命……”

上校那對骨碌碌轉動着的黑眼珠在中尉身上停留了一剎那，表情非常冷酷殘忍，使古戈·瓦里特不禁打了一個寒噤。當上校瞪着他的副官時，他的白眼球隨着就充滿了血絲——這是狂怒的表徵。

“你就這樣告訴他，古戈，”卡契凱說畢，眼睛又開始在地圖上溜來溜去。

“我馬上就把您的話傳達給他，上校大人，”副官連忙說，“請問您幾點鐘能夠接見齊里雅克？”

“只有他成功地進行偵察以後，我才接見他。”卡契凱回答，“在這以前，我用不着齊里雅克這個傢伙。任務很清楚：查明傘兵的位置和他們的人數，然後馬上用無線電向我做報告。就是這些……”

“上校大人，我可以提一個問題嗎？”瓦里特很胆怯地問道。

“可以。”卡契凱咕嚕着。

“上校大人，您認為需要派誰跟齊里雅克一道去偵察呢？”

“誰也不派！”庫爾特·阿滅吉·封·卡契凱厲聲答道，“讓他一個人去……你，中尉，應該學會我的方法，別再提這種愚蠢的問題。難道你不明白：在幹這種事的時候，人愈少

愈好嗎？……齊里雅克一個人遇見傘兵時，可以取得他們的信任，譬如說，給他們當嚮導。如果人數多了，就算是三、五個人，也馬上會引起人家懷疑的，這就不能夠同敵人密切接觸……明白嗎？這是十分靈活的作戰，瓦里特，在行動方面必須靈活……”

庫爾特·阿滅吉·封·卡契凱上校自翊為進行靈活作戰的無與倫比的能手——這種作戰是出人不意的、偷偷的、因而也是最有決定性的。

“凡是不能用力量奪取的地方，”他常常這樣訓誡自己的部下說，“那就必須用計謀來奪取，既可以運用阿諛奉承，也可以進行收買……靈活的迂迴運動方法有時比直接行動要有效得多。”

“在目前這種情況下，”他對副官發揮自己的思想說，“立即派遣大隊人馬到廣大的地區去搜索俄國傘兵，這是毫無意義的事情——因為傘兵一發覺有人追擊的話，他們就會很快地分散開，躲到森林裏去。這樣一來，一切都完蛋了。但是，靈活的迂迴運動却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在一隊毫不懷疑的俄國人之間夾雜着一個我們的間諜，或者是使他們總在我們間諜的機警監視之下，他們就會很快落到我們手裏來的。這樣，我們就能夠監視他們的每一步行動……中尉，簡單跟你說：齊里雅克要立即出發，到晚上應給我帶來關於俄國人的一切必要情報。明天早晨我就消滅他們，像……像宰小雞一樣！”

他想了想，又繼續說：

“除此而外，你再派兩名精通俄語的士兵去幹這件事……噢，把密列爾弟兄派去就行，他們是生在別洛露西亞西部的人。自然，瓦里特，他們應適當地化一下裝，穿上光板皮襖，毡靴……噢，你自己知道怎麼作更好……。但是，並不是叫

他們去作齊里雅克的助手。他們每個人都要各幹各的，冒充是被派來迎接傘兵的游擊隊員……如果他們之中有人碰上俄國人的零散隊伍或是單個的人，就引他們到保爾得列沃村去。我立即派自己的人到那裏去……瓦里特，這是第一件事……還有第二件：當那兩營黨衛軍開到的時候，你下命令把他們安置在最方便的駐紮場所。而現在你馬上就要加強汽油庫的守衛，如果它們被炸燬的話，那就是這一段戰線上整個兵團的大災難。你暫時派一個野戰憲兵排去守衛吧……就是這些……你可以走啦。不過，還有一件事：你叫阿克謝爾·里赫切爾到我這裏來。”

“斗胆向您報告，上校大人，”副官很胆怯地說，“爆炸的危險目前還是極不可能的，因為傘兵着陸還不到五小時，他們不能夠立即進行破壞活動。”

“見你的鬼，中尉！”卡契凱怒吼道，“只有把俄國傘兵消滅掉，危險才會是不可能的。你聽見了嗎，瓦里特？只有把他們消滅掉！”他一字一頓地重複着這句話——“你好像忘記了，俄國人着陸地點距本城只有十公里……只有十公里啊！”他又說了一遍，眼睛就驚慌不安地開始骨碌起來，他看看地圖，看看辦公室的四壁，看看副官的臉，又看看窗子……

上校的眼光在剎那間停留到窗子上，一陣痙攣使他的嘴唇作出一個怪相，他咬緊牙關，喃喃地說：

“難道窗上的鐵柵欄到現在還沒作好嗎？”

“還沒作好，上校大人……不、不，是作好了，上校大人，但是，作好的窗欄都叫封·吉茨少將閣下拿去加固自己的公館了……現在，上校大人，正在給您作新的呢……”

“趕緊催一下定貨，瓦里特。掛個電話，要求他們趕快完成……”